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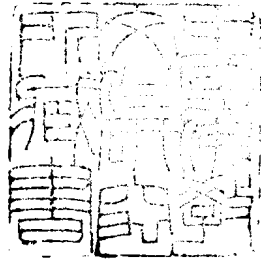
現代佛敎學術叢刊③
主編 張曼濤

西域佛敎研究

大葉文化出版

現代佛敎學術叢刊⑩
主編 張曼濤

西域佛敎研究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⁸⁰
第八輯 一〇〇

西域佛敎研究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

曼

清

編輯者：現代佛敎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青印：現代佛敎學術叢刊青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

曼

清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話：七一六六八三

七一七四四五

郵政劃撥：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詳換。

編輯旨趣

一、西域佛教在整個佛教史上，它就像連接東西兩岸的一座大橋，沒有這座橋，兩岸的人民不僅不能交往，甚至連彼此是個什麼模樣，都無法得知。幸好這座橋兩千年前就為我們架起來了，從紀元前的一世紀到紀元的六世紀，這座橋為世界兩個最龐大的古老文化國家，盡了最大的連繫工作，把印度最高的佛教文化，一步步運到了中國，把中國最文明（在當時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最進步的）的禮品——陶器與絲綢，運到了印度與西方。可是留在這橋上轉運工作的佛教歷史，却鮮有人去注意和探討，一直到了近代的學術工作振興，才有人開始注意，這塊近於荒蕪的早期的中西通道，曾經發生過什麼作用，和所留下來的一些歷史陳跡。這時，才有一個黃昏晚景似的「西域佛教」這個名詞出現。不過幸好這塊晚景地區留下的寶貴法品甚多，雖然已是晚景，却仍值得我們拉長時間去回味與追尋。近代西域佛教的研究，肇端者仍是西方人士，特別是法國的幾位探究中印文化的學者，如希伯和、烈維等。但最有成績，最發揮後

來居上力量的却仍是日本的研究集團，在近二十年來，龍谷大學更成爲了探討西域佛教的團聚中心。早期的京大和東大，都曾盡過極大的追尋力量，如白鳥庫吉、羽溪了諦等，都是此一研究範圍的有力功臣，至今他們的影響仍不斷有力，也許再過半個世紀，他們的研究影響，仍然是此一世界的莫大力量。我國在民國初年，雖然已有人開始注意此一研究範圍，却未有較深的表現，經過數十年來亦無有較深度的系統性的著作出現，只是作了若干現成成果的翻譯和介紹，這，總也算未曾完全交下一片空卷。爲了珍惜我們在此一範圍的研究，和波動後來者急起直追的風氣，就只是一點點成績，我們也不忍空擱下去，故特別把若干有關的資料搜輯成篇，而編出如此一冊專集問世，俾後研者有一專設顧問作參考。

二、全書共十四篇，另一篇附錄。但十四篇中有五篇係日人羽溪了諦氏的一人之作，此五篇原是羽溪的「西域之佛教」一書中的篇章，經賀昌群譯出，刊在「清華學報」，後再由商務出書，重編於「鼎銘」的佛教五書。爲顧及全書系統，和介紹清晰，不得已，我們乃將原譯的系統打破，從中抽出數篇，以作本書之充實。不用說，就我國學術界言，本書之出仍是唯一的一本較佳的導引專著，在沒有新人與新的專著出現之前，我們相信本書將是一本必讀的了解西域佛教的專書。

西域佛教研究 目錄

佛教與西域·····	梁啓超·····	一
西域佛教之研究·····	羽溪了諦·····	一七
西域佛教之古物·····	張慰西·····	七三
西域佛法滅亡時代考·····	張慰西·····	七七
論西域大乘國之子合·····	印順·····	八一
日本史學家有關西域佛教史地之研究·····	東初·····	八九
後漢時傳佛教於中國之西域人·····	許洋主·····	一〇九
佛教國際及魏晉至隋時之西域·····	張大軍·····	一二五
大月氏國之佛教·····	羽溪了諦·····	一五一
安息國及康居國之佛教·····	羽溪了諦·····	二三三

疏勒國及高昌國之佛教	羽溪了諦	二五五
迦濕彌羅國之佛教	羽溪了諦	二七五
龜茲國之佛教	東 初	三二三
于闐國之佛教	東 初	三三七
附錄：于闐國考	堀謙德	三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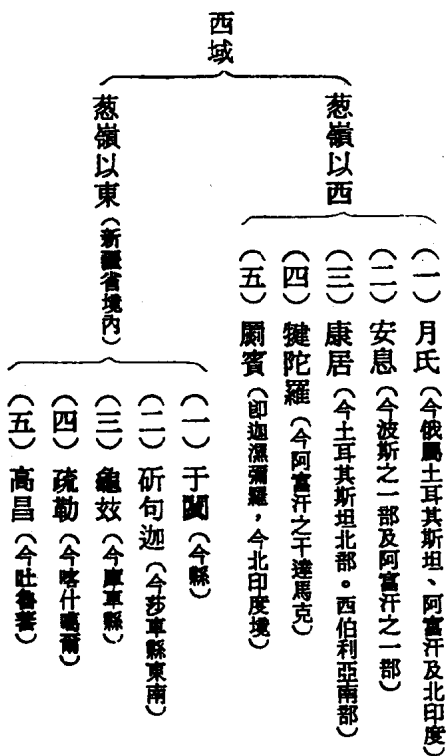
佛教與西域

梁啓超

佛教萌芽，實先遶海以入南部，其跡甚明。然自三國迄東晉中葉，海通故實，忽更寂寥，是
否當時海運情況有所變動，吾尚未搜得相當之史料，惟有兩現象當注意者：其一、時正值印度之
笈多王朝，中印南印佛教頗受摧殘，彼土佛教重心，已移於北境以外。其二、我國南北分裂，江
左與中原隔絕，而交廣之在南朝，亦羈縻耳，海上文化，益乏灌注全國之緣會。此兩種事實，最
少當爲南部佛教活動暫時停頓之一部分原因也。同時我國西陲狀況，亦起一大變化——前此介居
漢族匈奴兩大間俯仰隨人之西域民族，至是漸獨立發展，其間優秀之一族，且進而爲印度之主權
者，旋飽吸所征服地之文明，且分輸於其友族。質言之，則兩漢西域傳所記之國，什九已爲「印
度化」。以佛教史的眼光觀之，則彼固我之先進國，而中印兩文明之結婚，彼乃爲最有力之蹇脩
也。此間消息，吾當於本篇述之。

論述之前，須先定「西域」之範圍。吾國史家所稱西域，不惟包含印度，乃至地中海四岸諸

國，咸括於此名稱之下。今吾所論者惟在葱嶺東西諸國，且專舉其與佛教有關係者而已。



讀者想能記月氏王使伊存授經於我博士弟子之一事耶？不特此也，吾國人知世界上有所謂印度國，實由張騫奉使，聞諸月氏（見史記匈奴傳大宛傳漢書西域傳）。月氏在我佛教史上占何等位置，可推見矣。吾儕對於媒介中印文化之月氏，欲認識其價值不得不稍涉枝節，於全世界民族接觸之大勢，略置數言。

距今約二千一百年前，極東極西兩民族始相見於疆場，其舞臺則北自阿姆河南迄印度河，其

所演劇約歷三百年，其兩造之選手，極西則希臘人，極東則月氏人也。其結果常歸東黨之勝利，而文化則交相熏染增益，二千年來，全世界實受其賜，此實最含有「世界性」之史劇，其資料則求諸我舊史中尙得其輪廓也。月氏本我甘肅山谷間一小部落，我國古代認爲氏族之一種（？）（註二）。西漢初，爲匈奴所逼，循天山北路（？）西徙，越蔥嶺北麓，而居於我族五六千年前所嘗居之大夏。其時大夏方爲希臘人遠東殖民之根據地，亞歷山大王部將所建國也。月氏人既逐此地之希臘人，希臘人轉徙南下，移根據於迦濕彌羅。月氏人復攝其後，奪取迦濕彌羅，進而爲印度共主，自爾希人東漸之鋒盡挫矣。此爲西漢景武間至東漢桓靈間之事實（？）。張騫奉使月氏，正其初占領大夏之時，伊存授經，蓋其初征服迦濕彌羅時，而佛教史上最有關係之迦賦色迦王，則月氏全盛時代之英主也。（註三）

吾願讀者更聯想阿育王派遣宣教一事，彼所派遣地，不有所謂「與那世界」者耶？此「世界」非他，即漢書中塞種諸國，而柏忒里亞（大夏）與居其一，蓋不待問也。月氏本遊牧族，文化至低下，一旦入此地，沐此高等宗教之感化，忽信受之，變爲其民族信仰之中心，此自然之數也。況其後更入印度而與之俱化耶？彼本爲我邊陲一小部落，曾長育於我文明之環境中，而西徙之後，更新有所獲，故中印文化媒介之適任者，無出其右也。

月氏人雖常撫有全印，其所貢獻於文化事業者，遺蹟皆在健陀羅與迦濕彌羅此二地者，實佛

教東漸歷程中主要之城壘也。故今於其形勢歷史，宜略論列：

迦濕彌羅即罽賓（西域記本條下注云：舊云罽賓，譌也），國於喜馬拉雅山之西麓，跨至那布奢林兩河之上游（兩河皆印度河支流），面積約千九百方英里，四山環之，今英屬北印度之一部也。吾儕一語此地，即聯想及佛教正統派之「說一切有部」，蓋大毗婆沙之結集，實在此也。此地佛教開創之祖爲末田底迦 Madhganika（亦譯摩田地、摩田提、末闍提等名），或言阿難弟子，或言阿育王所派遣，後說近是（註三）。上座大乘兩部分裂後，中印地盤，落大衆手上座耆宿，徒集此邦（註四）。地形本適於保守，而復以保守黨蟠之，故原始佛教之面目，留保於茲地者特多。雖然其地久爲塞種所統治，無形中受希臘思想之影響，故科學的研究之色彩特著焉。其地學術，前此由月氏人間接輸入一部於中國，其直接交涉，則自東晉始也。

健陀羅疆域，蓋包有今阿富汗之南部及北印度境之印度河上游，其名不見兩漢書，蓋地爲月氏首都，隸於月氏也。此國爲印希文明交聚點，當迦膩色迦全盛時，大輸入西方藝術，故迄今言佛教美術者，猶宗健陀羅。其雕刻建築繪畫，皆能鎔集希臘羅馬印度三種精神，自成新體，影響於我隋唐美術者至大。就教理方面論，如世友、法救、齊尊者諸小乘論師，無著、世親諸大乘論師，皆健陀羅產也。蓋自佛滅後五百年至九百年中，此地實爲佛教之中心，凡從月氏輸入中國之經典，皆自此出發也。

安息、康居佛教之淵源，不甚可考。但阿育王派往「與那世界」之教師，遠及於埃及馬基頓，此二國宜在所不遺，且彼皆與月氏接壤，受其影響亦宜，以漢末魏晉間兩國高僧入中國者如彼其多，則佛教久盛於彼可知矣。就中康居人因國難移居中國者頗衆（註五），亦大教發展之一助緣也。

此嶺西諸國佛教狀況及其與中國關係之大凡也。其在嶺東，則于闐龜茲最爲重要；于闐自漢末絕貢，轉更強盛，其國與迦濕彌羅隔一雪山耳，且久受月氏卵翼，故在今日中華民國土內求佛教發祥地，舍于闐莫屬也。尤有一特色最當記者，則漢譯諸大乘經典，殆無一不與于闐有因緣，若朱士行之得放光般若，支法領之得華嚴，曇無讖之得大般涅槃，其最著也（參看佛典之翻譯）。此類經典，其「在于闐成立」之痕跡且不少（註六），據此種種資料，似大乘中一派——實相派之學說，實在于闐地方始成熟產出。因此再檢其他史料，覺于闐民族，似屬華印兩人種混合而成，而此類新佛教，即接木移根所生之果。此說雖未十分證信，然密察思想潮流，即已得一種暗示（註七），此實言東方文化者應廣續孳索之問題也。

于闐附近有一小國曰斫句迦者，實爲大乘經典總集之寶庫（註八），與北涼之沮渠同種，涼土佛教之弘，此地亦與有力焉（註九）。

流沙以南之大佛教國爲于闐，其北則龜茲也。欲知龜茲與中國佛教之關係，則於初期東來諸

僧命名之原則，宜先置一言。中國沙門之以「釋」爲姓，自道安始耳（註一〇）。前此則本國人皆從俗姓，如嚴佛調、朱士行等，外國人皆以國名爲姓，如安世高爲安息人，支婁迦讖爲月支人，康僧會爲康居人，竺佛朔爲天竺人。其漢人亦或從其師姓，如支亮之師爲支讖，因從姓支之類是也。尚有一例外，曰從其本國俗姓，如龜茲王姓白，其王族來者皆以白（或帛）姓行是也。觀魏晉間白姓高僧之多，知龜茲之有造於我者不淺矣（註一一）。至如譯界之王鳩摩羅什，其與龜茲關係之深，讀本傳當能知之。

此外疏勒、高昌等，皆隋唐間西域之大佛教國，因與初期輸入事業無甚關係，不復詳述。要之，佛教東漸歷程，中置亭埃，發軔天竺，以迦濕彌羅爲第二驛，由是而鍵陀羅而于闐而龜茲等，驛驛遞進，每經一驛，恆加增其輻重，而月支安息諸國人，尤其最忠敏之驛使也。今第列東來諸國師國籍，俾有考焉。

東來古德國籍表（後漢之攝摩騰、竺法蘭，吾認其爲烏有。梁之達摩，吾認爲來歷不明，或非重要人，故皆不列入。）

安世高

安息

支婁迦讖

月支

竺佛朔

天竺

安玄

安息

（此人疑與世高同一人）

支曜

月支

康巨

康居

康孟詳

康居

以上後漢

曇柯迦羅

中天竺

康僧鎧

康居

曇無諦

安息

康僧會

康居

支謙

月支

支曇梁

月支

維祇難

天竺

竺律炎

天竺

安法賢

安息

以上三國

法護

月支

(僧傳云：「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

(僧傳云：「外國沙門」。今推定爲康居)

支法度

月支

帛延

龜茲

帛尸梨蜜

龜茲

帛法炬

龜茲

竺叔蘭

〔各書不敘其氏籍，據出三藏集記卷九知爲姓帛，當是龜茲人〕

安法欽

安息

〔僧傳朱士行傳云：「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於河南。」〕

以上西晉

佛圖澄

龜茲

〔僧傳云：「西域人，本姓帛氏。」今推定爲龜茲〕

僧伽跋澄

罽賓

曇摩難提

月支

〔僧傳云：「兜佉勒人」。兜佉勒卽月支異名。〕

僧伽提婆

罽賓

僧伽羅叉

罽賓

曇摩耶舍

罽賓

鳩摩羅什

〔據僧傳，父天竺人，母龜茲人〕

弗若多羅

罽賓

曇摩流支

〔僧傳云：「西域人」。國籍無考〕

卑摩羅叉

罽賓

佛陀耶舍

罽賓

佛駄跋陀羅〔覺賢〕

天竺

曇無讖

中天竺

支道根

月支

支施密

月支

曇諦

康居

以上東晉

〔見廣弘明集〕

佛馱什

罽賓

浮陀跋摩

月支

求那跋摩

罽賓

僧伽跋摩

天竺

曇摩蜜多

罽賓

曇良耶舍

〔僧傳但云：「西域人」。國籍無考〕

佛教與西域

〔僧傳但云：「西域人」。求法高僧傳稱爲觀貨羅人，觀貨羅即兜勒，亦即月支〕

求那跋陀羅

中天竺

求那毗地

中天竺

僧伽婆羅

扶南

曼陀羅

扶南

菩提流支

北天竺

眞諦 (拘那羅陀)

西天竺

師賢

罽賓

月婆首那

月支

以上南北朝

那連提黎耶舍

北天竺烏場

闍那崛多

犍陀羅

達摩笈多

南天竺羅囉

以上隋

波羅頗迦羅

中天竺

那提

中天竺

(其國所在未深考，當是南印度或錫蘭)

(僧傳無傳，見大宗僧史錄卷中)

(僧傳云：「中天竺優禪尼人。」靜泰衆經目錄云：「月支王子」)

(此國在罽賓之北)

(此國待考)